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八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駿子重華
靈弟立靚
靚叔天錫

寔弟茂
華子耀靈

寔子駿
靈伯父祚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
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大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

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
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
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
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
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
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
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

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祀瑗陰澹為股肱
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
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
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
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
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
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
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

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

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莞校尉韓稚殺
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胥言於軌曰今稚逆命
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
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
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
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
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
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
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
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飭陰濬
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
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鷗茗寇賊消鷗茗翩翩怖殺人帝
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
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
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

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
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
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
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別駕
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
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

乃表傳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及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息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

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
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
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
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
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
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
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
情嗷嗷如失父母今寇盜充斥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

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
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
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海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
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
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
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
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
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

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
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說道出浩亶戰于破羌軌斬祛及
牙門田躡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
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
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
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祇
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勲獻馬

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
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
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
主簿馬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
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
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

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
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
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
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
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
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莒校尉
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

儒等刼前福祿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
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
奔桑山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
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
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
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
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
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
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
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
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
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幣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
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
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
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

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
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
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
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卒年六十
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
固辭驃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
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
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夏項胡賊狡
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
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
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
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
聞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
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

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
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
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
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
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
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
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
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

內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

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
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
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
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
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
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隆西夏四
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
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

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
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
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
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
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
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
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

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
竭軍旅之事非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
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
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
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
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
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
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

復遺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
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
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
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
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
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

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

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
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
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
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
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
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
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

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
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
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
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
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
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
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

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牙門趙
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
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
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
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

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閼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命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

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
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
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
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
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裒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
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
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
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

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

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
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
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
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
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
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
齟齬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
興功勳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

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責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

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
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
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
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
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
年私諡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
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
長史氾禕右長史馬模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
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
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
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
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
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湏亡

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乎
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
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
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
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
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
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
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

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
右長史汜裨言於駿曰按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
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
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
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
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
閭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
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膺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

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屑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屑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

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
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
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肩
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
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
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肩猶守
本險阻路遙為主人甚易肩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
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

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物之謂
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
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
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
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
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
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
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繇殛而禹興

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
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
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
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
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駿
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
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
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

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
遂殷繼貳缺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
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
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
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
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
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靖許洛掃氛燕趙
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

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北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

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
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
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
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湏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
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
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
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

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徃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

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馬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
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
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
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
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
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
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
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

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
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
咸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
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
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
戰于臨洮大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
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
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

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
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
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
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菴東封之
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
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裒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

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

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
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
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
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
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
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
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

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
東西遼曠聲援不捷遂使挑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
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
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
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再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
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

盧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
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
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寔從事徐虓華馭等
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寔等冒險遠至宜蒙
銓叙詔除寔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
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

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為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宮輕

賦歛除闕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

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
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
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
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
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
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
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

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
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
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
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
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距宋距謂
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距終不
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
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

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維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時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

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肩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

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師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距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琄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

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召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

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
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
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
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
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
首千餘級俘擒二十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
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
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

躬親萬幾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月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綦奕之間繼繼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

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
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苻雄所破奔重
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
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
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
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
州克之遣使上䟽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觀

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劒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為
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
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
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
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
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
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

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
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
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
一年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

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
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
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

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
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
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
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
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

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
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天下擾亂胡羯
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
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徃受晉禪天下所知
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
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
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
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

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
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從
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立妻辛氏為
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王
耀靈弟玄靚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
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
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
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

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衛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

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闕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
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
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
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
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
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
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
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

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
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
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
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為
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
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
趙長張璠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
弟玄靚為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

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為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

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
號百姓悅之立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
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瓊先欲征緄以兄珪在
緄中為疑緄亦以弟在瓊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
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
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瓊緄將從
之瓊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旒要酒泉太守
馬基背瓊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

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

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

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劒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

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諡曰沖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溫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

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
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
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茅廡岐自稱
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
之以別駕楊通為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
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
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

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
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
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
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
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
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為字故
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
為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恐懼從弟從事中郎憲

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

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
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身之畧也
衆以仿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
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
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為用則秦軍深
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道決一朝命矣征東常
據亦欲先擊姚萇湏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
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仿皆戰死

司兵趙克哲與甚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迫降于甚等初
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
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
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
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
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青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
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

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
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
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
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
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鵲草響乳酪養性人
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
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
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

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
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
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
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
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
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
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

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
尊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
諫遇誅夷王鷹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
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
亦朝流再釀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綿遠國亦完富
杖順為基蓋天所祐

晉書卷八十六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軌傳軌遣北宮純○純監本誤屯今從下文軌遣北宮純等率兵衛京師句改正

張寔傳胡崧等雖赴國難○崧監本誤松今從下文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于崧改正

張重華傳時晉陽太守郎垣○監本時作與郎誤即今改正

朝吏杜口○監本朝字下衍建字從宋本刪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

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麻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黃熙淳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八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
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
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

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麇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麇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

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
索僊等以玄盛溫穀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
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任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
忘郭曆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
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
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
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
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

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陷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

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
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搆故深
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
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己西諸
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
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
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

尉立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
僊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
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湓為右長史張林
為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
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
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
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

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孤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王於于寘至是王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立盛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

恭堂立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
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立盛改元為建
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
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
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
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
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

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
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
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
西化被崑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
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
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
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

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中原喪亂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闕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

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為
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
役用能勲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
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据其三九州名都夷得
其七幸有所言於茲而驗徵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
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

苟通寶如屑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
身即事輾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
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
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
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
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

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鷄時一城
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
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湏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立盛大悅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
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為右
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
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

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
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
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
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
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
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
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
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

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
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
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目
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
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
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察
佐邑宿盡禮承敬譙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
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

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
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
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
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
讎夕委心膺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
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
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

禿髮儁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
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畧地
至於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
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
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
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
千餘戶郭麇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
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

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
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
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
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
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
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
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黜虜恣睢未率威教

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
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往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
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
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
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湏鎮副為行留
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
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御制西域
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

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岷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
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
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
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
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
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
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
誕皆應時雍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

官記其事立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立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立盛上己日讌于曲
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
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
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
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
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
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
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
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
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
而一既而禿髮傳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

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
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
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蒞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
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鴟鵂之籠嚇欽飛鳳于
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嘯吟於崇嶺奇
秀木之凌霜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
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
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

于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
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
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
弈弈爰爰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
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繫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

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災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
間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
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閭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
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
懔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
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崙以為墉總奔駟
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嶮嶮重嶮萬尋玄邃窈窕

盤紆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鵲鷄羣吟挺
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
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
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
射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綈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
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槩而慷慨起三軍以
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

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
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
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倅徽猷於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嶠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勲濟濟隆
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
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
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

赴干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
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幾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
寐表畧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
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愒然當不復起矣死
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
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

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畧乖張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
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
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
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容賦以
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

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為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

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僊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

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為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

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官室是務人
方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沆稱又上
䟽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
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
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
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

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
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
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
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
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
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
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

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
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
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
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
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
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
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

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
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為
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
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
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
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
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
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

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

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
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
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
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
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
元緒麤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

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泰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
吞驚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沂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元天之基䟽涓開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

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
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晉書卷八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乃若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

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亶亶忘劬集苞思執黍之勤循
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
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頻寒泉而沫泣追遠之
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
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
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
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祉烏
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

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
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
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緬素載流
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
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約足厲澆風
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風遭閔

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艱息外無基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
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
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

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

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
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
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
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
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
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痛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
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
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
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

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底身吾德薄不足以陰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
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
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

裒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
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
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數
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
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
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

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

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
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
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
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
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畫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
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
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
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

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
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
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
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
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
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
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

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
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
董黯無以過之攷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
於墓側臣以為攷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
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
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
生亦有孝行圖攷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

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
作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
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宦族
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
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
摭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

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
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
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衾之罪也父老咸亦為
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
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
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
具衾乃刈荆苕為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

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袞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微

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徵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鉞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
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
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也
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
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
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
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

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
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
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
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
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
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
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長幼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

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
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
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
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
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
跡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
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

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有四子恂茂澤据在澤生故名澤因据生故曰据茂後南渡

江中興初為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壅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甚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
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
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
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
宴結歡而別司空何亮為揚州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
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
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

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
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
恠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
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
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
於醫家家人迎喪旆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剖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

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
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
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
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
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
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
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湏髯虵膽而尋求備至
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

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
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
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
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王國郎
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
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
常侍大司農豫討蕞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
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
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厯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
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
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
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
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
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
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

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絳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

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
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
願垂哀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
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榱桷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興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為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寔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風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
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

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羸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岡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

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聽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勒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
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
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
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

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

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
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
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
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
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奭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
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
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必敗就職
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師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
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
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
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

頭請罪虞乃懼然盡以爪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
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
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
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
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
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
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
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

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
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
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
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
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
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
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泣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

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
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
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
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
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
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
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

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
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北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
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
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

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塲甓晝夜在山未嘗
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
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
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
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居喪之禮
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堇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

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涓
栢對槐巢鷹密彥夏庾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
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摘左言

晉書卷八十八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

宜碎○簡雅大誥監本作簡大雅誥臣龍官按三國

志陳壽表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

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則此當以昔舜禹

臯陶相與語故得簡雅為一句大誥與凡人言宜碎

為一句今改正

孫晷傳此兒神明清審○明監本作用今從宋本

顏含傳轉王國郎中○王各本作主今從元帝本紀改

正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